楊椒山集

へ和16
171
1

門 類 號 171 卷 1

同治丙寅年

楊忠愍公全集原本

符離張景賢重刊

余讀明史至楊忠愍公事迹然不覺淚之無從當其時賊嵩罔上弄權中傷善類公豈不知言出而禍隨且馬市一疏既瀕於危再遷庫部選司嵩與有力以常情論之方將感恩之不暇也況參劾乎顧乃忠義激發不以死生禍

禍爲私毫頓慮觸忤大奸至於囊木肉盡騈首市曹傷矣然而浩氣丹心一息千古迄今讀其疏與訣命詩凜凜然有生氣百世後尚為之感憤也張君牧南權下邳循聲夙著刊善書甚夥茲又取公全集付梓將以忠貞自勵而兼以勵人其有關於世道人心者豈淺鮮哉

同治丙寅仲春中浣　滄城郜雲鵠謹跋

楊忠愍公遺像

楊忠愍公遺像贊

謂官郎署耶而自任天下謂節忠烈耶而志小天下謂言逆鱗耶而力匡天下謂身輶毛耶而風動天下然則斯人也殆庶幾乎孔孟仁義之正傳而與易簀結纓並焉

鎬京孫丕揚題

世祖皇帝御製表忠錄序

自古賢臣正士効力王家卒授命致身捐生赴義跡其所遭若無厚幸然而時過論定聲稱振揚及於代遠風遙流徽彌茂留連曩跡如遘其人是以孟軻有言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

夫當其矢心靖獻奮不顧軀豈遊
覩後人美歎靡窮哉獨以浩然之
氣成特立之操內無懼心外無慚
德而已顧竭志盡忠者人臣之誼
善善惡惡者大道之公循省往哲
愛結於中誠有不能自已者也朕
萬幾之暇紬繹載籍每覽忠孝節
義之事未嘗不反覆三致意焉至
明史嘉靖年間有直臣楊繼盛者
以諫死於戲賢哉觀其劾仇鸞嚴
嵩二疏凜凜乎烈丈夫矣夫尊爵
厚祿握權當軸者何可勝道然當
時則榮沒則已焉甚或遺穢蒙嗤
為世昭鑒去繼盛奚翅霄壤哉使

繼盛獲遇明主庸其言顯其身其
所建豎必有卓然可觀者而竟不
得志而歿與龍逢比干先後合轍
亦可悲矣朕讀其文傷其意慨然
想見其爲人故特表而出之以旌
忠鯁垂法將來由斯以觀卽謂繼
盛至今存可也

世祖皇帝御製表忠錄論

朕觀有明二百七十餘年忠諫之
臣往往而有至於不畏彊禦披膈
犯顏則無如楊繼盛而被禍慘烈
殺身成仁者亦無如繼盛云當是
時其君端拱脩玄委政輔弼而逆
臣嚴嵩父子盜執大柄濁亂王家

威福擅專紀綱蕩廢在廷之臣皆淟涊阿諛奔走承頤繼盛獨能伸大義聲其十罪更彰其五奸使隱然昭明稔惡暴白豈非獨行不懼者哉夫繼盛特曹郎耳非有貴戚之誼股肱之任與拾遺補闕之責也以疎遠之臣惡權寵之奸遂思

執白簡而彈去之其勢不敵夫人知之矣乃毅然不顧且繼盛一官又非未經摧折者方仇鸞主互市議時衆皆頫首縮頸塞默不敢異繼盛排羣說力言不可致權臣忽然刑之瀕死謫官遐方歷尉令始得至一曹郎令他者處此且保軀

固位未遑安敢復蹈前迹而繼盛歷事未月又有捨身圖報之章蓋念君恩難負奸輔難容建言甯計崇卑報國不憂生死洵忘身殉君忘家殉國者也且是時嚴嵩與仇鸞隙思繼盛言遂欲立貴之以爲己用故數假王命內示其私繼盛

倘一委蛇可立取通顯不即緘口屛息循職自効亦何所不容而乃重公室藐權門慷慨叫閽從容就義有臣如此真國之砥柱哉蓋繼盛自有生後夙罹閔凶艱苦備至故堅貞之性百折勿回可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者矣嗟乎繼盛值諱言之朝無立言之責尚能不畏彊禦披膈犯顏如此今之為臣者乃身任言職直節罔聞感私德而辜主恩畏權威而忘國事以視繼盛能不媿然汗下哉朕故咏浩氣丹心之句不勝三歎為直臣惜也

順治十有三年歲次丙申仲春朔日

維
隆慶元年歲次丁卯十一月壬子
朔越二十六日丁丑
皇帝遣直隸保定府知府張烈文
諭祭原任兵部員外郎贈中順大
夫太常寺少卿謚忠愍文曰惟爾
剛方秉性慷慨致身令聞早著於

南曹抗疏屢陳於北闕始論馬市
之當罷析□情而直氣巖巖旣斥
權奸之當誅履禍機而忠肝烈烈
其言卒驗其命已傾死者不可復
生百身難贖枉者不可不直三命
宜須遵
遺諭以加恩憫孤忠而錫卹特贈爾
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謚忠愍耋
祭並加錄廕是逮式顯忠貞之節
庸倡謇諤之風英爽不磨渥恩斯
服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貞臣篤靖獻之義弗慮險
危熙朝昭激勸之公罔遺存歿矧
殺身而爲國宜特典以褒功爾故
原任兵部員外郎楊繼盛剛方賦
性忠藎存心方筮仕於留曹輒建

言而外謫有聲民牧旋晉兵郎殫
志効官攄誠抗疏論罷馬市深懷
啟釁之憂指斥柄臣力矢糾慝之
悃言已見知於當宁身終不免於
權奸追念忠賢特申卹錄茲贈爾
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諡忠愍錫
之誥命於戲綸綍寵褒用慰孤貞
於旣往聲光普赫益培正氣於方
來耿耿爾靈尙歆朕命

隆慶元年十月二十三日

原序

信山胡　彧撰

世祖章皇帝以椒山先生丹心直節炳耀汗青
御製表忠序頒示儒臣用以風厲天下萬世可見先
生千秋浩氣不與海田共爲清淺嘗讀先生阻市誅
奸兩疏及赴義二詩全載國史方之睢陽閶籛柴市
衣帶更令人傳誦悲歌毛髮上指而至於自著年譜
則海內見之者少憶先生盡節在嘉靖乙卯十月之
晦日而年譜則著於前一二日烏虖此何時何事乃
爾節次明悉心手宛容非平日讀書養氣焉能搆此

先生自謂死生利害之關見之甚明皆講學之力宣其然乎予曩得先生賀張龍湖拜相序文手蹟草稿裝池成卷攜之江南同人爭爲展玩如覩波斯鴻寶玆以年譜付梓俾海內人士得從片楮隻字中見先生本來面目豈非藝林勝事予生先生之里每偕吾黨薦祠則徘徊松次展墓則憑弔碑𨽻未嘗不爲流涕而先生降筆自題一聯云日照心猶赤風吹骨更香則是先生至今未死又眞可破涕爲笑矣

此先大父所刻忠愍公年譜序也憶序之作在庚戌之冬時我父蒞任潼關大父從里門過署於風雪中挑燈搆此其愛慕鄉先賢至意具形行墨間惜乎今者校刻公集而先大父已不及見也重梓前序列之卷端俾讀公集者知剞劂之役實我祖志云范百拜識

序

我鄉先賢楊忠愍公當世廟倦勤權相秉國抗疏身死雖被笞箠關木索暴體裂膚受辱慘酷而志不爲移氣不爲沮其精忠所發直貫日月而動天地范童時侍先大父側聞之稔矣今者較刻公集更不禁掩卷流涕想見其爲人也有明忠義之氣浹洽人心而一壞於成祖之靖難再壞於興獻之議禮於時士大夫皆緘默苟容彼相嵩者因得乘間竊柄權傾中外公迺奮不顧身抉十罪而發五奸何其壯也且公以劾仇鸞貶狄道尉不踰年而三遷其官蓋由嵩震公

之名欲立貴之引爲己用公既不屑就之必欲誅之其忠肝義膽曾不以斷筋碎骨稍稍變易卒之嵩奸肰日暴人主感悟權黨澌滅記曰爲人臣殺其身而有益於君者則爲之公之謂矣嗟夫古來正人君子遭時不偶觸權奸罹憂患至困阨流離以死死而志不獲伸獨其空文可見於世後之人謀所以垂久而行遠則雖斷簡殘編未有不愛之惜之矧讀公遺集有不感發興起乎哉公之集久已行世 范先大父見其板蠹字漶急梓公年譜而又念靜脩劉先生及鍾元孫徵君皆鄉之彥也理學節義先後輝映爲佐同人刻三賢集以廣其傳然簡冊繁重難於捆載而知交之過余署者競向余索忠愍公集爰乘清暇重整而付之梓因憶曩者我父分守潼關日拳拳念公任狄道時碑版遺文幾爲搜錄久而杳不可得爲欷歔不置今從原本較讎仍不獲蒐羅軼稿以繼父志是則 范之愍焉於中者也因序公集而并誌余意云

時

康熙戊寅夏五容城後學胡范拜序於雎署之快雪

堂

楊椒山先生集目錄

卷之一

奏疏

請罷馬市疏

請誅賊臣疏

卷之二

序

壽苑洛韓公七十一序

壽少湖徐公序

苑洛先生志樂序

送張龍湖先生拜相序
集張節婦冊葉詩文序

記附雜著

記開煤山
介軒說
跋冀梅軒留朱子語畧後
望雲思親圖引
劉司獄承恩圖引

書

與繼津年兄書
又
上徐公少湖論救荒書
與少司寇吉陽何公書
又
又
又
辭陝西廵按劉取書院帖
再上辭帖
獄中與超然書院諸生書

祭文

祭煤山文
祭太孺人耿母毋氏文
祭馬南川父文
祭商少峯文
祭易州楊五文

卷之三

詩

節母貞女詩 并序
送萬楓潭少參山東
挽任侍御尊人

送史沱村考績
又代作
送大宗伯兩洲王公考績
又代韓大司馬送王公
送狄道訓導李南峯掌教清水
同門生五十人遊臥龍山寺
風送榆錢入戶
聞築外城二首
和商中丞獄中生瓜二首
和商中丞朱葵二首

再次

夏午睡胡敬所年兄因見教作此和謝

又

又

賀獄吏孫東渠母壽并序

送宋司獄致仕

獄中紅苕

朝審途中口吟

讀易有感

九日臯峯賜飲擬和劉靜脩先生九日九飲

歌韻

題殘菊

見山四首

小雪

賞功喜作

雪晴

夜感月有懷

寒夜和敬所韻

大風中鳳洲年兄賜顧言及先寄詩扇未到

送張觀海分教偃城十韻并序

劉司獄考滿索詩口占以贈之
族兄東城親家鶴峯獄中賜顧同宿一夜感
作
因冷感興
哀商中丞少峯和徐龍灣韻二首
微雪有感
五歲兒入視遣歸不去同宿數夜有感
小兒索予畫騎馬官因索詩隨吟父子問答
口號
懷鶴峯東城因寄

聞有送贈與中官方士而起用者因遣祈雪
祇風不應二首
元旦
元旦獄中自製素紙燈籠獄卒以無文采索
詩賦此
又
和鳳洲王年兄韻
立春和平山韻
送徐龍灣審錄江南
送李東明審錄北直隸

苦冷
有感
和趙兵馬海鑾韻
題郭劍泉歲寒松柏卷并序
送張對溪之任廬州
次梅軒韻
陳平山鵲噪詩以此答之
又
因前作諭鴉鵲二首
東岡

苦陰雨
題梅軒號
臨刑二首
附 赴義前一夕遺筆
願代夫死疏
卷之四
行狀
墓誌銘
旌忠祠碑記
又

忠愍公祠堂記
墓祠碑記
重修楊忠愍先生祠記
讀楊忠愍公年譜敬賦

椒山先生自著年譜

予家原口外小興州人國初被邊患徙入內地遠祖之在小興州者不可考祖楊百源徙保定府容城縣入樂安里籍居城東北河照村世業耕讀百源生述正述正生進進生俊俊生青青生富富生子三人長繼昌即予同母兄次繼美予庶兄父妾陳氏所出其三即不肖也父娶母曹氏生予於正德十一年丙子歲五月十七日辰時

丁丑年二歲戊寅年三歲己卯年四歲俱在母乳抱狀奇異頭甚長且圓大人皆以為壽星頭

庚辰年五歲父妾陳氏有寵而妒遂各居產分爲三
父及庶母庶兄取其二母及兄與予得其一
辛巳年六歲嫂惑於庶母兄惑於嫂兄與母又各居
矣耕種之苦負戴之勞母及姊俱身任之時予亦嘗
負一小束禾隨母姊同行見者爲之歎息流涕
嘉靖改元壬午年七歲母得咳嗽勞疾親戚勸兄與
母同居至七月六日母捐館父擕庶母避之他所予
惟哭泣日則諸姊引擕夜則隨兄同寢其狼狽孤苦
眞爲至極
癸未年八歲夏即善牧牛或宿於場圃或宿於瓜舖
雖家人不之知久亦不甚尋也至秋有老儒沈姓諱
琇者在里塾發蒙予見諸生揖容之美聞吟誦之聲
心甚愛之歸而告於兄欲從讀書兄曰若年幼焉用
此予曰年幼能牧牛乃不能讀書耶又告於父始得
入里塾從師矣凡所授書四五過即能成誦從學四
五日後即能對句時有年長而來學者師出對云老
學生衆不能對問及予即應聲云小進士
甲申年九歲退學供牧牛事七月間兄以牧牛失期
見責云即分居汝當餓死矣予曰分亦何妨兄乃分
予屋一間米豆各數斗驢一頭予乃早起自作飯食

食畢則將米豆上各畫字記之將門封鎖乘驢出牧牛間回亦如之鄉人俱爲流涕兄亦佯爲不理至四五日後乃喜而語人曰我戲而勒之分居即能料理家事如此於是又合居冬十月農事畢從塾師肄業

乙酉年十歲春秋從塾師學對句輒善一日客至無酒沽於館乃出對云無酒是窮主予即對云有兒爲名臣客歎賞不置父由此鍾愛之而庶母意亦稍稍敬矣

丙戌年十一歲春沈師辭歸家乃從族伯翺讀是夏父恐其誤學乃脫牧牛事至七月父以鄉閭閭兒不膚遂囑兄送本縣從庠生王姓諱允亨讀方少有進九月終父得反胃病遂召至家日夜間安侍養十月毋始差十一月初八日亥時父捐館時柩在堂本縣拘兄作收糧大戶兄不得往予遂代役其收納記算卯酉顆查俱不錯誤

丁亥年十二歲表兄王監生家寄食從劉先生簡齋學

戊子年十三歲春劉師辭歸乃從邸先生諱宸號南臺（後登甲辰進士復姓趙任南道御史）一日師出予與諸生作布陣相戰之戲師偶來衆皆藏匿師呼跪出對云藏形匿影

對成者先起予隨云顯姓揚名師云此絕對也自此相愛之甚始教以作文法治書經

己丑年十四歲從陰師學師諱從光號臨池縣庠生也與其子陰標號豫菴（後登辛丑進士）同筆硯乃發奮力學初若漸進

庚寅辛卯壬辰年十五十六十七歲陰師棄學業專肆力於置産講解之功日疎所同遊者又皆富室子弟日惟嬉戲予既鮮師傅之嚴憚又爲諸友紛擾學業無甚進益兄促予別學予以無故不忍辭壬辰年庶兄故

癸巳年十八歲春府考候送寮院不中歸甚慚憤乃將四書自讀看一過又別治禮記經亦粗讀看一過五月府考遂取中六月送寮院考獲充縣學生員提學乃江甯王公石岡也歸仍從陰師學至十月初與同庠王諱世雄號奕山約其力親爨讀書於社學所居房三間前後無門又乏炭柴坑蓆嘗起臥冰霜而寒苦極矣時同會者胡默齋九齡候中城忠愛許龍川澄陰南峯邦彥并豫菴奕山也

甲午年十九歲春夏仍同奕山兄讀書社學秋本縣貢生李諱學詩號古城歸自太學設教甯國寺李端

介有道之士敎人不論貧富惟因材加厚予遂從學
復治書經一見師便奇之出然非歟題命爲文蓋寓
相傳之意也予文甚爲所稱許自是日日講究不懈
冬十月娶胡村張公諱杲次女爲妻先時鄉人見予
學頗進富室多許妻以女予曰富室之幼女豈可處
於兄嫂之間耶張杲者予兄之叔丈也家以耕織爲
業家不甚富其行誼爲鄉里所重又聞其女長而甚
賢竊意其與嫂既爲姊妹其爲妯娌必和遂娶之娶
之後而妻之困苦殆不可言時爲僧人佛承房予無
僮僕僧無徒弟僧嘗念經於外予自操井竈之勞秕

桿五根剖開可以熟飯冬自汲水手與筒凍住至房
口呵化開始作飯夜嘗缺油每讀書月下夜無衾腿
肚常凍轉起而遶屋疾走其苦蓋難言萬一矣
乙未年二十歲師敎既勤予資性頗高而用力又鋭
一年之間學業遂成師亦大肆力於學問嘗私語於
予曰我與汝今日爲師徒後日可爲同年矣方期來
年謝諸生與予同務舉子業焉
丙申年二十一歲新春師偶得癱瘓病予日侍湯藥
百里之外請醫既無脚力且少盤費惟徒步忍餓潛
行而已然師平日酒量甚大飲多痰盛竟不能起噫

予之心喪至今耿耿豈特三年哉是夏與庠友李鵠峯九皋及奕山會文於甯國寺上房陰雲樵養晦等會文於午方村關王廟七月間提學湖廣朱公兩崖取歲考予遂以優等補廩是秋會文散陰雲樵會長博學能文且性甚剛介予慕其與己同也予遂自運薪米往會於渠鄉即寄食於家日夜共肄業於野園而學大進焉

丁酉年二十二歲春二月提學上元謝公與槐取科舉第二其稱許獎賞反倍於第一者批語甚長內有學力才識過人其就未可量之句郡縣自是有名秋

試落第兄不令往東牛會乃令在家教二姪

戊戌年二十三歲引二姪復居縣寺佛永僧房夏大行瘟疫主僧病倒同舍生即亡去兄遣人促予及姪歸予曰如予去則此僧死在旦夕善遣家人回兄又遣人促曰如相染毋家歸也予曰平日相與有病去之心竊忍乎如予相染同死於此亦可也於是止取姪歸予爲之親供飲食遍求醫藥夜則同寢二十日而僧愈時兄亦染病矣信到予即歸不解衣而侍者月餘兄愈妻又病無一人近予自調養之數日而愈是年傳染甚多予親事三人而不能染人皆以爲有

神佑云
己亥年二十四歲兄以姪常思家且供給不便予乃
築草園瓢於西園肄業其中
庚子年二十五歲春提學甯夏黃公南渠考科舉予
居第三時兄與本村富民訟於府兄屈賄不勝困於
獄予曰兄負屈如此尚為應試為旣往訴撫按俱以
事小拒予曰詞訟只當論屈之大小事之大小豈可
拘也訟遂得白畢即赴試乃中式第二十一名主考
童內方李方泉房考蕭田林瘦泉諱成立解元劉一
麟也冬十二月長子生

辛丑年二十六歲會試落第歸仍肄業園瓢秋同年
孫聯泉諸兄書約入監人有告兄者曰舉人坐監歷
事可三年而畢須費二百金兄曰若此則負累吾矣
乃議析居不得已各居焉是冬入北監
壬寅年二十七歲在監春季考第一五月該撥部歷
事因先有聯泉之約不可背乃給引回家九月長女
生冬徙居於縣
癸卯年二十八歲春復居鄉一日予置酒要兄之外
父及諸親數人會飲至半酣間予起而言曰初兄與
予析居謂予坐監費多敗壞家事耳今予坐監歸而

農事所得更豐欲與兄復同居何如諸親俱踊躍稱贊以為田氏復生也兄亦喜而允之此意之舉雖妻亦不知也秋得會試盤費銀三十兩與兄納為散官

甲辰年二十九歲落第復入監祭酒徐少湖公也初課予以文遂大奇之曰真奇才也但少欠指引耳予遂備束脩授業

乙巳年三十歲二月十九日次子生是年在京從少湖師學

丙午年三十一歲二月長子殤是年尚從少湖師學

丁未年三十二歲會試中三十八名主考孫毅齋張龍湖房考都給事中莆田鄭于野公也殿試中二甲第十一名未開榜先鄭于野兩次差人報予中第一甲蓋大學士夏公以予策多傷時語不敢進呈耳觀工部政六月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七月歸家九月買妾劉氏閏九月赴任十月到任考功司郎中鄭公淡泉諱曉時稱為冰鑑謂諸僚曰此人心志氣節事業將來未可言也遂甚相愛日告以居官守身之道與夫古今典故焉

戊申年三十三歲本司郎中史沱村陞予乃署司印此司專管吏事弊端甚多予乃立為章程投到則嚴

其登籍先後則示以定序點查則革其頂替考選則防其代筆取撥則革其關弊凡以往弊端俱爲之一洗吏無不服而堂上及諸僚俱稱賞焉是年專肆力於詩文之學

己酉年三十四歲二月妾劉氏死三月初二日午時第三子生是時關西韓公苑洛諱邦奇爲南京兵部尚書此翁善律呂皇極河洛天文地理兵陣之學而律呂爲精予遂師之先攻律呂之學三月而得其數乃告於師曰樂學非他學比不可徒事口說必自善制器自善作樂播之聲音各相和諧然後爲是遂自置斧鋸刀鑽搆桐竹易絲漆先自製管管和矣製琴琴和矣製瑟瑟和矣製簫笙塤篪之類無不各和矣又合諸樂總奏之如出一律無不和焉師喜曰我學五十年止得其數今賴子製其器和其音當代之樂舍子其誰歟一日師謂予曰吾欲汝制十二律之管每管各備五音七聲各成一調何如予有難色師曰固知此是難事古之伶倫無所因而作樂況今有度數可考乎子之資性甚高試精思之予退而欲製漫無可據苦心思索廢寢食者三日忽夜夢大舜坐於堂上予拜之案下設金鐘一舜命予曰此黃鐘也

子可擊之取之連擊三醒而恍若有悟呼妻燃燈取竹與鋸鑽至明而成管六至巳而十二管成呈於師師喜曰刻志樂之日九鶴飛舞於庭其應乃在子乎由是南都有知樂之名時翰林呂子巾石福建監生吳憲江西教官黃積慶俱用心於樂然呂巾石知樂之理而自不解作樂終涉於渺茫吳監生粗知樂數而不足以語精微之蘊黃教官又執於三寸九分之管爲黃鍾迷而不悟可與言樂者鮮矣

庚戌年三十五歲春韓師致政歸謂予曰予之樂已入九分子之才不止於樂而已也可旁通濟世之學

至於樂俟子退閒時一整頓足矣予遂大肆力於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兵陣之學時本部考功郎中何吉陽殷子白野張子龍山余子九厓楊子朋石塗子任齋劉子蘇涯爲五日之會會則講論終日予一一力行之吉陽謂人曰椒山之果誠可許進道矣故予死生利害義利之關見之甚明皆講學之力也秋邊報急逼京師南都擬勤王三日無肯行者諸公謂予曰兄能爲國一行乎予曰弟雖不才然君父之難何敢辭也既而議罷十月考滿本部考語云器深而志遠學懋而守嚴儒行占其夙成壯猷可以大受未句蓋

謂予粗知兵欲吏部用之以治兵事也自南之北山東路乃特趨曲阜謁孔顏廟又枉道登太山至極頂因題絶句云志欲小天下特來登泰山仰觀絶頂上猶見白雲還末序云予讀孟子書以爲天下惟泰山爲高也今陟其頂而觀之則知所謂高者特高於地耳而山之上其高固無窮也予於是而悟學之無止法矣

辛亥年三十六歲正月爲次男聘李鶴峯兄第五女先是媒舉顯宦予曰彼富而我貧素不相厚恐不相孚不敢許鶴峯者幼年同窗且剛直慷慨心志與已同遂結親焉二月買妾槐氏遂赴京考滿投文日郎陞兵部車駕司員外予雖不才然素妄以天下事爲己任況此時邊患甚急又官居兵部志欲身親兵事豈意一入兵部之後見其上下所行俱支吾常套不得著實幹事時有開馬市之議予曰馬市一開天下事尙可爲哉卽欲疏陳其不可然方議遣予行遂不敢乃草開市稿候命下卽上大意云馬市决不可開然既已遣臣臣言其不可是避難也謹條陳開市五事一欲俺答愛子入質二欲盡還擄去人口三欲別部落入寇俱在俺答承管四欲平其馬價分爲三等

五欲整兵以備戰守竝用適一同僚見之乃報本部
尚書趙守朴公諱錦知之守朴曰若此疏上則馬市
決不得開乃別遣張主事才行予遂上阻馬市之疏
皇上迺三閱卽敕曰繼盛之言是也乃下閣臣擬票
閣臣聞
上旨票語甚温而咸甯侯仇鸞有揭帖進
皇上乃下八臣會議八臣者大學士嚴嵩李本禮部
尚書徐階兵部尚書趙錦侍郞張時徹聶豹成國
公朱希忠幷仇鸞也此時鸞之寵勢甚盛而諸老亦
無有實心幹天下事者皆欲苟安目前共以爲馬市

必可開雖徐公亦中懾之不敢異會議本上遂下予
錦衣獄拷一拶敲一百敲夾一夾後
命下降予陝西臨洮府狄道縣典史未到狄道時其
上司僚友俱以予爲剛介性氣之士或不可相處各
懷疑畏之心然予處上司僚友一如吏初選者數日
後各喜而相謂曰初以爲先生難處不意今乃平易
守禮可親可愛如此予乃曰素位而行君子之常居
官如戲場時上時下吾惟守分而已自是相與甚密
先是謫官多靜坐不理縣事縣尹平定州李魚泉亦
相愛不忍以瑣事相干予乃請曰豈有日食祿而不

事事者耶凡有事可以代勞者望不吝差委於是始付以事予盡心爲之俱有條理而各上司因之亦以難事相委居月餘府縣學生員從學者五十人日相講論甚有趣味將門生贄禮并俸資所餘買東山超然臺此臺相傳以爲老子飛昇之所蓋過函關西來所傳或不謬云乃於上蓋書院一區前三間爲揖見之所中五間爲講堂又後高處蓋殿三間爲道統祠上九位爲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前側左爲周公右爲孔子兩壁側則顏曾思孟漢董仲舒隋王通唐韓愈宋周程張朱元許衡劉靜修明薛文淸也

狄道多西番回子俱習番經不讀儒書予乃聘教讀二人於圓通寺設館募番漢童生讀書者百餘人至三月後各生俱知揖讓敬長上出入循禮其資質可進者三十餘人各父兄亦因而知道理棄番敎舉忻忻然相謂曰楊公來何遲也又此處先山木去城近柴甚賤邇來則去城幾二百里柴漸貴而民病之城西七十里有煤山一區先是開者屢爲生番所阻官府不能制蓋番民利於賣木煤開則失利生番素服予者予往即開之百姓便焉城西一帶俱園圃種蔬菜先年借洮水灌溉甚有大利歲久淤塞園圃漸廢

予乃募各園戶疏通之而水利之盛倍於昔時狄道應徵糧草舊無官冊惟書手有簿相傳作弊甚大富者買減而貧者反增富者納輕而貧者反重予乃拘集書手在於一所先算各戶之總數次算一縣之總數比原額反多三十石蓋往時之飛詭俱查出是以多也將應徵輕重分爲三等而各戶之輕重均平無規避於其間者民間之地有糧重者白以與人亦不敢受予乃白之於府將前所餘糧用輕價買地二千畝地價則賣予所乘之馬及所得俸銀并妻首飾也諸生分種一千畝有井田之餘意其一千畝則佃種於人將所收子粒則擇諸生中之老成者四人收掌諸生之冠婚喪祭則量貧富補助餘則候年荒各生分用也故此一事百姓之糧草既均而諸生養生之需亦足矣俗好禮佛近僧雖士夫不免予一禁之舊習遂革初時有稱不便者後來始知惡僧而崇正矣邊方愚民惟以織褐爲生上司差來承差書吏或減價和買或以雜物易換雖撫按守巡亦多若此然一褐之不得其價則一家之不得其養故有號泣於道者有求死於河者予遂出告示禁約公差人員買褐蓋陰寓各上司之發價府縣買褐也無何巡按差人

買禍予乃拘其差人收其牌票欲爲之申請而府掌印官相講乃已此聲一聞再無一上司來買禍百姓所得之利視昔年加倍故此一舉亦知非明哲之爲蓋欲爲百姓興利除害故雖叢怨冒罪亦有所不暇顧云邊方之民久被殘虐易於感化故予在任則謳歌滿道去任則哭泣而送於百里之外者千餘人孔子所謂蠻貊之邦行者信其然歟

壬子年三十七歲四月得陞山東諸城知縣報五月十一日得憑離狄道七月十二日到諸城任諸城濵海俗稱强悍予治事不數日民皆守法吏不敢奸八

月初一日南京戸部雲南司主事之陞報至矣其興學校開荒田修武備立保甲繕城池均田糧平徭役數事不曰之欲爲而不得者方欲少效一二無何九月十七日憑至而止十月初六日離諸城二十日到南京二十二日到任即有北刑部湖廣司員外之報十一月初四日憑至初八日離京十六日抵淮安又有調兵部武選司之報先是得刑部報即圖歸家以敕命事焚黃祭先父母期告病不出及得兵部報則皤然思曰一歲四遷其官
朝廷之恩厚矣尚何以有身爲哉遂思所以報國之

道舟中秉燭靜坐至四鼓妻問其故予曰荷國厚恩欲思捨身圖報無下手得力處妻曰奸臣嚴閣老在位豈容直言報國耶當此之時只不做官可也予聞其言乃知所以報國之本又思起南都日食之變遂欲因元旦日食奏劾大學士嚴嵩稿成恐遲家則人事纏繞或不能元旦抵京乃由別路於十二月十六日到京十八日到任

癸丑年三十八歲元旦謄眞本初二日齋至端門方欲進聞拿內靈臺官知本意不合即趨出日怏怏不懌至十四日乃齋戒沐浴三日至十八日本上論嚴嵩十罪五奸二十日拿送鎮撫司打問先撥到手撥本繩俱斷予曰鬼神在上尚用刑哉乃先敲一百敲問所以主使之人予曰當此時之臣奸邪大半皆嵩心腹此事固不可與之議且盡忠在己豈必待人主使如有人敢主使則彼當自爲之矣又何必使人爲哉乃夾一夾將脛骨又夾出問所以引用二王之故予曰奸臣之誤國雖能欺

皇上必不能欺二王蓋二王年幼且未册封奸賊必不隄防避忌譬如人家有家人作弊者家長雖不知而家長之子未必不知也滿朝皆嵩之奸黨孰敢言

彼之過
皇上常不與二王相見此奸賊所以敢放肆無忌然
止能瞞
皇上一人二王固知之眞矣至親莫若父子
皇上若問二王必肯言彼之過也問官云若此豈敢
回本乃又敲五十二敲又夾一夾棍其問答之辭甚
多予始終不屈乃重打四十棍釘肘鐐送監至二十
一日晚奉
旨錦衣衛打一百棍四棍一換送刑部從重議罪乃
比依詐傳親王令旨律絞監候方予未上本之前司

中日相與議論者汪子少泉名宗伊湖廣人周子松崖名晃四川
人王子繼津名遴霸州人少泉則與謀議昌功一節乃其
所見松崖則與知而不見其稿繼津則知其欲爲而
不知爲何事上本後入部交牙牌辭僚友衆方知予
有此舉各疾讐遠避而一二知己雖有眷戀之情尚
多畏縮之狀獨繼津則肝膽相許若親兄弟然予觀
其義氣激發情愛懇至遂托云予二子一女一子已
聘有妻一子尚未有一女尚未許人長而娶嫁皆兄
之事也繼津遂面許云此盡在弟而一小女正與三
令郎年歲相當遂許焉自予入獄鎮撫司刑部之保

護皆繼津也其受打之先王子西石名之誥湖廣人送蚺蛇
膽一塊且托校尉苗生齎酒一壺云服之可以禦杖
予曰椒山自有膽何必蚺蛇哉止飲酒一茶杯彼又
云莫怕予曰豈有怕打楊椒山者遂談笑赴堂受打
初打之先心已有定主打之時乃兩眼觀心舌柱上
腭牙齒緊鬭意不散亂口不呻吟蓋一呼叫則氣亂
氣亂則血入心必死方打四五棍時心受疼不過若
迷亂者遂一覺照自思此心亂矣於是提起念頭視
己身若外物者打至五六十忽覺若有人以衣覆之
者遂不覺甚痛謂之神助或其然歟打畢校尉即推

入包袱擡出至門外則家人以門扇擡之至法司門
口巡風官乃同年江西李天榮者遂革去門扇將藥
餌諸物一皆阻住予兩腿腫粗相摩若一不能前後
腫硬若木不能屈伸止手扶兩人用力努掙足不履
地而行入獄提牢則浙江奸黨劉槓也舊規官繫獄
則有官監劉槓乃即下予於民監自入監後棒瘡既
上衝爲強走所努動方依牆而立忽兩耳響一聲不
能聽人言兩目黑暗不能見物予心自覺曰此乃死
矣遂昏不醒人事身不覺倒地若睡熟然至三更始
甦噫忽然而死忽然而甦如睡又醒則人之生死亦

甚易事也兩腿腫脹衝心不能忍又無藥可用又無刀針可刺正無計間司獄陝西涇陽劉時守送茶一鍾予飲之心稍定因茶思起人以瓦尖打寒事遂將鍾打碎取瓦之尖而鋭者將竹筯破開夾瓦尖在內用線拴緊以尖放瘡上用鼓錘打筯入肉五六分為此者獄吏山東黃縣孫儒犯人浮梁何成也遂血出兩腿打有五六十孔流血初噴丈餘後則順腿流於地一時約十數碗自出血後心稍清矣予恐睡倒則血必奔心自打後出衛入刑部三日夜挺身端頭未至地以故不能傷生云藥餌既不可得予潛使人在監買黃蠟香油自熬膏藥貼之至二十六日則右腿已潰將皮割去內肉流於地如稀糊止顯一坑長五寸濶三寸深一寸五分手摩至骨時有京師秀才侯晃送藥敷之又內侍趙用送藥服之劉槓禁繫甚嚴內外不通外面人傳已死四日矣家人甚忙亂至二十七日張弘齋重差人入視知予不死家人尚不信予托獄吏新城縣盧世經稍出牛骨簪一根為信此簪乃妻常戴者又左手寫出帖去家人始知予不死方

勅下刑部擬罪時山東司郎中同年史觀吾名朝賓福建人

欲從輕議而尚書何鼇乃嵩之門生侍郎王學益乃
嵩子世蕃兒女親家聽嵩主使遂擬此罪
命下史欲有言學益怒目視之無何史降官矣刑帖
到司獄司郎下老監日夜籠柙與衆囚爲伍死屍在
側備極苦楚二月初七八右腿已長肉左腿皮全割
去遂潰腫如小甕毒氣上攻口舌生瘡不能飲食勢
已危矣夜夢三金衣人領一青衣童子小盒內捧藥
一丸遂以湯親灌入覺則口舌不痛可喫飲食又想
起以磁瓦尖打之連數十下不見膿血子曰此瘡潰
已深非瓦尖所能到也遂以小刀先用針線將腿皮

穿透提起乃將刀刺入約一寸深周圍割一孔如錢
大膿血流出方予割肉時獄卒持燈手戰至將墜地
乃曰關公刮骨療毒猶藉於人不似老爺自割者當
時約四五碗其內毒始脫矣日每以布數十片拭膿
每布約三尺每日此布輪用膿可溼兩次每日則膿
可流二三碗矣自初瘡至愈膿豈止六七十碗而已
哉十六日右腿垂筋二條如簪粗一頭已斷一頭尚
在腿上予亦割之二十八日提牢官邱洲峯（名秉文福建人）
乃獨仗公義遷予於監東獄卒小房幸脫籠柙九月
朝審予帶長板扭鐐出門觀者如堵爭欲一見顏色

至擁塞不能行入朝坐西廊下內臣圍予觀者以千數有餽飲食者有送銀錢者予俱郤不受內臣益鼓舞稱贊而罵嚴嵩老賊者以萬數審時爲首執筆者則吏部左侍郎王用賓也衆判以比律情眞奏請題
奉欽依著照舊監候處決

甲寅年三十九歲夏間獄疫大作日與病者爲伍四月二十六日遂染瘟疾時刑部醫官羅廷瑞江西人進予發汗藥二服下藥二服予病中欠主張俱依彼服遂昏不省人事提牢官又江西奸黨曹天祐此官乃入家奴僕讀書中進士後方出姓無恥小人又斷絕醫藥如初獄然人皆以予必死幸五月提牢官乃浙江應養虛（諱明德海甯人）乃親檢湯藥視飲食十四日方出汗噎若使命不在死之久矣是月二十六日養虛乃說堂出予老監遷於外庫居處則甚便方養虛遷予時庸軟輩皆惕以重禍彼乃毅然爲之其人品可知矣九月朝審乃福建李默爲首也仍判以情眞題
奉
欽依又如前監候是冬巡撫艾居麓（名希純陝西米脂縣人）管馬御史徐紳（南直隸建德縣人）知府趙忻（陝西盩厔縣人）共處置銀二百餘兩爲予買地三項

乙卯年四十歲夏四月用媒妁與繼津結親九月朝
審復議情眞奏請或云張經任南直隸總督因倭寇
失事
皇上先已告廟打科官必欲殺之經用厚賄買逸嵩
費銀二萬及諸奸黨欲爲彼出脫者判與予同奏本
請意以予乃
皇上必所繫念之人或得混免伊死或曰嵩知經爲
皇上所必殺欲因以及予也奏
皇上一見經名
旨意遂云依律處決予知之付命而已平昔予同志
輩若王繼津徐望湖王鳳洲楊朋石楊毅齋龔全山
孫聯泉應養虛李鶴峯諸公爲予奔走救解鳳洲爲
予畫策以司業王材者渠門生也見之謀欲勸渠相
救王果慨然往賊嵩初亦廹公論欲上疏見救猶豫
不果方卜於神適賊心腹大理少卿胡植太僕少卿
鄢懋卿在旁曰此何用卜繼盛負海內重望徐階得
意門生階一日當國繼盛出而佐之我輩無遺類矣
所謂養虎自遺患也賊子世蕃率諸孫復跪而泣曰
爺如救楊某則舉家皆爲繼盛魚肉矣賊即變色乃
詭言卜不吉王材爭之曰繼盛之死不足惜也關係

年譜 四二

國家甚大老先生還當爲天下後世慮然竟不可囘
報至予予付之一笑夫予死豈係嵩毋論植懋卿輩
天不過欲不朽此輩惡名耳故將半生逐年行事直
書付男應尾應箕收藏以爲後日墓誌之用凡此皆
據樞牀書也
先忠愍公將赴義之先一夕所著年譜授不肖應
尾蓋十二年而賴
今上仁聖採用事大臣議贈先公太常寺少卿賜祭
子應尾爲國子生尋用給事中言賜今諡又用御
史言賜祠祠額曰旌忠不肖乃始敢改埊欲乞誌
銘於致政少師元相華亭徐公而假年家太倉王
君之狀以爲先容謹刻此譜如左隆慶二年冬十
月不肖男楊應尾應箕泣血百拜識

楊椒山先生集卷之一

奏疏

請罷馬市疏

兵部車駕淸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臣楊繼盛謹奏

爲乞

賜聖斷罷開馬市以全國威以絕邊患事臣以南京吏部驗封淸吏司主事考滿到京陞臣今職荷蒙

皇上養育簡用之恩雖粉骨碎身何以克報況臣官居兵曹職專馬政覩此開馬市之誤豈敢苟避禍患隨衆隱默不言竊惟去年□□悖逆天道大肆猖獗

犯我城闕殺我人民擄我妻子焚我廬舍驚我陵寢
其辱我中國極矣臣在南都傳聞此報冠髮上指肝
腸寸裂恨不能身生兩翼飛至都下以勦逆賊以報
國讐玆者恭遇
皇上赫然震怒選將練兵剋日興師聲罪致討以報
百萬赤子之讐以雪城下陵辱之恥不惟天下臣民
共相慶幸我
列祖在天之靈亦相慶幸多矣及臣至都下見俺答
求開馬市之書大放肆無狀竊意上觸
聖怒其征討之志已決其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

臣會議題奉
欽依准暫開行臣不覺仰天大呼喟然長歎曰國事
乃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以漢之武帝唐之太宗
不過二霸主耳猶能威震彝狄氣壓突厥以
皇上之英武國家之全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之伏
於草茅下位者又不可勝數其蠢玆□□反不能生
擒酋長勦絕苗裔而乃爲此不得已下策之事哉臣
請以開馬市之十不可者爲
皇上陳之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素賓服倘
不可言及此去年入寇殺擄如此之慘則神人所共

憤不共戴天之深讐矣今不惟不能聲罪復讐而反
與之爲此和議之事何以上解
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乎此忘天下之大讐一不
可也信者人君之大寶雖匹夫匹婦尙不可少失信
義況於
天子之尊哉
皇上北伐之命屢下臣民所共知四彝所共喻者也
方今各處兵馬集矣糧草器械備矣天下日夜引領
仰望王師之興眞若大旱之望雲雨也乃翻然而有
開馬市之議則平日之所以選將練兵者爲何備糧

草精器械者爲何不有以孤百姓仰望之心乎此失
天下之信義二不可也人君居中制外統馭四彝以
其有國威之重以屈服之也今以堂堂天朝之尊而
下與□□爲此交易之事是天壤混淆冠履同器將
不取笑於天下後世乎此損國家之重威三不可也
天下豪傑聞□□殺戮人民之慘姦擄婦女之辱其
憤恨不平之氣皆欲與逆賊決一死戰雖深山窮谷
之隱逸亦願出以復天下之讐今馬市一開則舉相
謂曰朝廷忘赤子之讐厭兵甲之用矣將焉用我哉
將見在林下者不肯出在冊籍者將謀去矣異日欲

復名號誰肯興起此驍豪傑效用之志四不可也自去歲大變之後天下頗講武事雖童子儒生亦知習兵此機既動兵將日强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中國彝狄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武哉有邊鎮之責者日弛其封守之防無兵戎之寄者益惰其偷安之氣矣廢弛既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修武之心五不可也宜大人民懷攜二之心久矣一向雖有交□之事猶畏王法之嚴而不敢自肆也今馬市一開則彼之交通者乃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可勝言乎此開邊方通□之門六不可也天下人

民憚于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國家之兵威而不敢變動也今馬市之開則彼皆以爲天下兵威已弱蠢茲□□尚不能服孽起爲盜又焉能制則將來腹心之變可勝言乎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歲□□深入雖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爲我軍倉卒未備其疑畏之心尚在也今
皇上聲罪致討調兵半年及至於今止爲馬市之則彼得以窺我之虛實矣目中又奚有乎我哉此長□□輕中國之心八不可也□□之性變詐無常謀深計巧反[illegible]我之上我將以此欲羈縻乎彼殊不知

彼實以此愚弄乎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邊等候開市彼違約不來交易未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卽行猖獗撞關而入未可知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衆入寇而駕言別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瘦馬而過索重價或因市馬而過討重賞或市馬之後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此墮□□狡詐之計九不可也□□之產馬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罷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

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一旦□□之馬已盡中國之財告乏將安處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此中國之財□□之馬兩難相繼十不可也彼倡爲開馬市之議以欺誑

皇上者其謬說不過有五有曰外開馬市暫以爲羈縻之術內修武備實以爲戰守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自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性無饜請開馬市之後或別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請之不已漸至於甚不堪者一不如意彼卽違約則彼之入寇爲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求爲失信矣

孰謂□□無饜之欲可以市馬之小利羈縻之乎如
曰欲修武備以圖戰守雖不用此羈縻之術亦可矣
此其說之謬一也有曰方今急缺馬用正欲買馬一
開馬市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
以之耕田駕車也不過爲征討計耳如交易果可以
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乎不益重其寄養之擾乎況
□以馬爲生彼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於我乎不
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此其
說之謬二也有曰初許市馬暫繫乎□□之心將來
許貢則可爲永久之計夫謂之進貢者豈古之所謂

咸賓來王者哉不過我賄彼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
來彼貪我之重利暫許目前之不入耳況市馬我猶
得以少償其費許貢則彼白手來取重利矣是市馬
則獲小利而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
可許貢亦豈可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雖□□
最不失信觀其聲言某時搶某處再不愆期可驗彼
既許其市後不來則斷保其再不入寇殊不知□之
種類日繁加之以擄掠人口日增其日用之服食器
用俱仰給於中國市馬之利焉足以盡供其所費彼
非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於凍餒以至於死乎

縱使少有羈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處哉此其說之謬四也又有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衆征討於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修內治之爲上乎噫爲此說者是損國家之兵威養□寇于日盛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之遏莒湯之伐葛伯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蓋春生秋殺之迭行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之並用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俱皆癰疽毒日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用藥石

將不至於傷其元氣乎此其說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明白易知則馬市之開不利於我中國明矣而於□賊則甚利焉蓋數十年來□賊以中國之百姓爲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去年入寇莫敢與敵虛實既已覘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重利況馬多擄自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擄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獲青蚨之利是昔日彼猶爲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爲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

夫此事利於口賊而不利於中國滿朝臣工皆知其
不可然有人敢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止者何哉
彼議而行之者其意以爲征討之事已難收拾回再
入寇
皇上剛明必追究夫謀國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
誤事之禍何以能免況前日交通已有成效莫若委
曲致開馬市猶可二三年苟延日後時事未知如何
且暫免目前之禍暫固目前之寵口縱背約再爲脫
避之計未晚也然不思
皇上所以寵任之專禮遇之厚爵位之重錫予之隆

者蓋欲其主張國事征討逆賊也豈徒欲開馬市而
已哉其所以不敢非而止之者其意以爲事權既不
在我時勢已至鶻突有欲謝重擔于人而無由者吾
何以冒禍擔當使有所言而馬市罷開弛其防守而
口再深入則必歸咎于止開馬市之人加之以誤國
事之罪矣孰若隱默不言大家因循之爲上乎然口
口之寇與不寇不係于馬市之開與不開前此未嘗
有議開馬市而止之者去年口口何以深入此時罷
開馬市口或入寇亦與去年同耳止開馬市之人夫
豈誤天下之事者哉臣以孤寒進士初入仕途父母

早喪妻子無依非不知隱默足以自保言事足以取
禍也竊惟
皇上初時震怒奮武其氣若此之壯命將征討其志
若此之勇則知今日馬市之乃議者之奸計斷非
皇上之本心也以
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庸懦避事不足以副之心欲持
行而手足痿痺良可深恨此事係國家盛衰之機臣
敢預憂後禍忍心隱默乎伏乞
皇上俯察愚臣之罪言回思欲討之初志念口口之
志欲難饜非市馬小利足以係屬其心

祖宗之社稷無疆非二三年苟安無事可以永保其
緒收回成命罷開馬市銳意戎兵決志征討務欲擒
俺答於闕前驅口口於海外使口口之畏乎我亦猶我
之防乎彼則上而
祖宗幸甚下而臣民幸甚
奉
聖旨這事邊臣議來已久又會官集議楊繼盛既有
所見何不早言今差官已行卻乃肆意瀆奏好生阻
撓邊機搖惑人心又本內脫一字著錦衣衛拿送鎮
撫司打著問了來說

請誅賊臣疏

兵部武選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臣楊繼盛謹奏爲感激天恩捨身圖報乞賜聖斷早誅奸險巧佞專權賊臣以清朝政以絕邊患事臣前任兵部車駕司員外郎諫阻馬市言不及時本内脱字罪應下獄被逆鸞威屬問官將臣手指桜折脛骨夾出必欲置之於死荷蒙皇上聖恩薄罰降謫不二年間復陞今職夫以孤直罪臣不死逆鸞之手巳爲萬幸而又遷轉如此之速

則自今已往之年皆
皇上再生之身自今已往之官皆
皇上欽賜之職也臣蒙此莫大之恩則凡事有益於
國家可以仰報萬一者雖死所不顧而日夜祗懼思
所以捨身圖報之道又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也況
臣官居兵曹以討賊爲職然賊不專於□□凡有害
於社稷人民者均謂之賊臣觀大學士嚴嵩盜權竊
柄誤國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賊
惟□□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者□□之
盜瘡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

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
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之先且嵩之罪惡貫
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常劾之矣然止
皆言嵩貪汙之小而未嘗發嵩僭竊之罪嵩之奸佞
又善爲摭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
皇上之仁恕又冀嵩感容留之恩而圖爲改邪歸正
之道故嵩猶得竊位至今嵩於此時日夜感恩改過
可也豈意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之計因
皇上之留而愈恣其無忌憚之爲衆惡俱備四端已
絕雖離經畔道取天下後世之唾罵亦有所不顧矣

幸賴
皇上敬天之誠格於
皇天
上天恐奸臣害
皇上之治而屢示災變以警告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然臣莫大於嵩而專政亦未有過於嵩者去年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夫曰叛者非謀反之謂也凡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謂之叛然則背君之臣又孰有過於嵩乎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於賊嵩之身者乃日侍其側而不覺
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
皇上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既不見信雖
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爲
皇上陳之我
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國事故載諸
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

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
死此其為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為輔臣儼然
以丞相自居挾
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題覆其初惟
先呈稿而後敢行及今則先面禀而後敢起稿嵩之
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不絕事
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
卸罪於人雖有前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甚者是
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又無
丞相之干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拜謝嵩

蓋惟知事權出於嵩惟知畏權奉承於嵩而已此壞
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
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
皇上令嵩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
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
皇上用一人嵩卽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
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不親附於我故
票本罷之
皇上宥一人嵩卽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
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得罪於我故票

本報之凡少有得罪於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尋別
本帶出旨意報復陷害是嵩竊
皇上之恩以市已之惠假
皇上之罰以彰已之威所以羣臣感嵩之惠甚於感
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於畏
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既歸於嵩大小臣工又
盡附於嵩嵩之心膽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一有
皇上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此也此竊
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已人臣事
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

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臣以已
之善而歸之於君使天下皆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已
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於
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
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
人不知事權之出於已也及今則將
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為書十冊名曰嘉靖
疏議使天下後世皆知
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彼之撥置主張
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

此掩
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
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
票恣父逸子勞之爲世蕃卻又約諸乾兒子趙文華
等羣會票擬結成奸黨亂政滋弊一票屢更數手機
密豈不漏泄所以旨意未下滿朝紛然已先知之及
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若合符契臣初見嵩時適原
任職方司郎中江晁稟事於嵩曰昨御史蔡朴參守
備許實等失事本部覆本已具揭帖與東樓閱東樓
已票送入未知如何東樓者世蕃之別號也嵩云小

兒已票罰俸內分兩等甚有分曉
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旨下果如嵩言卽臣
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前經歷沈鍊劾嵩
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㷀軟庸鄙奔走
嵩門下爲嵩心腹感嵩之恩又畏嵩之威愴惶落魄
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票世蕃乃同趙文華擬
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遞與李本李本抄票封進此人
所共知也卽劾嵩之本世蕃猶得票擬則其餘又可
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竝己之權
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

小丞相之謠又曰此時父子二閣老他日一家盡獄
囚蓋深恨嵩父子竝專權柄故耳此縱奸子之僭竊
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
爲輔臣宜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爲壟斷之計先
自貪冒軍功將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布置伊表
姪歐陽必進爲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爲兩廣
總兵鄉親御史黃如桂爲廣東巡按朋奸比黨朦朧
湊合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鎭撫又
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册繳部效忠告病乃
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

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有武選司炅字十九號堂
稿可查夫效忠嚴鵠皆世蕃子也隨任豢養未聞一
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
而假報軍功冒濫錦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陞
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京得掌後府印信黃如桂得
驟陞太僕寺少卿是嵩旣竊
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
私黨此例旣作倣效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打死
發遣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
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

勃然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昌朝廷之
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爲事革任嘉靖
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竊伺之時使嵩少有
爲國家之心選一賢將□□聞知豈敢輕犯京師世
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爲大將及鸞昌哈
舟兒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廕子嵩父子彼時嘗
自誇以爲有薦鸞之功矣及鸞權日盛出嵩之上反
欺侮於嵩故嵩嘗自歎以爲引虎遺患後又知
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
謗以泯初黨之跡以眩

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
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
皇上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背逆者鸞也而受賄
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鸞安得
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
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奸臣六
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犯京深入失律歸路巳
絕我軍奮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尚書
丁汝夔問計於嵩嵩宜力主勦戰以伸中國之威以
紓

皇上之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
可掩飾此處戰敗
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退回以故
汝夔傳令不戰及
皇上拿問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雖是拿問我具揭
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夔招出眞情故將此言啜
哄以安其心汝夔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
不辯及汝夔臨刑始知爲嵩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
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
爲嵩主張特

皇上不知之耳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
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
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嵩乃於嘉靖三十
年考察京官之時逼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
應豐罷黜荷蒙
聖明洞察其奸將應豐留用夫應豐乃
皇上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
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
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矣嵩於嘉靖二十
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

言官也縱言不當
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官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嵩爲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爲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
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於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

專主者於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效
皇上爲心惟日以納賄賊嵩爲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爲甚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爲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寃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
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若非
皇上德澤之深
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之心既怨

恨思亂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而在域中此
先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
亂我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爲少變
皇上即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爲輔臣
諂諛以欺乎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慇懃者雖貪如
盜蹠而亦薦用奔競疎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罷黜
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縫者
以爲有才勵廉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
卑汙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
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

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諂
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
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入耳
目以
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蓋因
皇上待臣下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
皇上之奸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
怪其墮於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奸言之知
皇上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之臣嵩欲托之以
伺察聖意故先用賓賄結交情熟於

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欬戲之聲遊
觀宴樂之為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凡聖
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以遂逢迎之巧以悅
皇上之心
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為盡合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
也是
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奸一也通政司納
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
為通政使凡章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
看三四日後方纔進呈本內情節嵩皆預知事少有

干於嵩者即先有術以為之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
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摭飾其
故是
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攔路犬此其奸二也嵩既內
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子
世蕃將廠衛官籠絡強迫結為兒女親家夫既與之
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於賊嵩之奸惡又
豈忍緝訪發露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乃結
親於此勢屬不便欲何為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
其掩飾之計耳

皇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
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瓜葛此其奸三也厥衛旣爲
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於科道之
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
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
熟軟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苟少有忠鯁節義
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使知其罪而不得言言之
而亦不眞旣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
爲之餞贐或心有所愛憎則嗾之舉劾爲嵩使令至
五六年無所建白便陞京堂方面夫旣受嵩之恩又

附嵩且有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其雖有一二感
皇上之恩而欲言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
而嵩門下之人每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
以故科道諸臣甯忍於負
皇上而不敢忤於權臣也是
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奸四也科道雖籠
絡停當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
令子世蕃將各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
之鄉里或托之親戚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凡部
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嵩得預爲之擺布各

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早為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蔕合為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之人

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為誰乎此真可為流涕者也是

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奸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奸以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奸則其十罪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順從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

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為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謗懼嵩之毒足以害其身甯鬱怏終日凡事惟聽命於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為嵩積威所劫然於

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為次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怪以

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鸞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於嵩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蓋不過欲全大臣之體面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然不知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則為一日之害

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
況爾來疑
皇上之見猜已有異離之心志如再賜優容姑待之
恩恐致以前宰相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
也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
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職方
纔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沈可圖報於他日
而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覬難成之功哉顧
皇上旣以再生之恩
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

皇上況臣狂直之性生於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痒
於中而不可忍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
已亟死獨嵩尙在嵩之奸惡又倍於鸞將來爲禍更
甚使舍此不言再無可以報
皇上者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
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奸羣臣於嵩畏威懷恩固不
必問也
皇上或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
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國法
輕則諭以致仕歸家以全國體則內賊旣去朝政可

淸矣將見囗囗前旣聞逆鸞之死今又聞賊嵩之誅
必畏
皇上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
而喪其膽況賊臣旣去豪傑必出功賞旣明軍威自
振如或再寇用間設伏決一死戰雖係俺答之頸梟
吉囊之頭臣敢許其特易易耳外賊何憂其不除囗
患何憂其不絕乎內賊旣去外賊旣除其致天下之
太平何有故臣欲捨死圖報而必以討賊臣爲急也
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去內賊者則
皇上之事臣感

皇上知遇之厚不忍負荷
皇上再生之恩不能忘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爲此
具本親齎謹
奏
聖旨這厮因謫官懷怨摭拾浮言恣肆瀆奏本內引
二王爲詞是何主意著錦衣拿送鎭撫司好生打著
究問明白來說

楊椒山先生集卷之一終

楊椒山先生集卷之二

序

壽苑洛韓公七十一序

君子之壽天下之治亂斯道之廢興係焉必天有意於斯世斯道之治且興也而後畀之以有永而不窮然畀於有位者或限其時而不及爲明道之事畀於志學者或限其位而不得與夫行道之責則其所係者亦偏焉矣爾我苑洛韓公之壽天下之治斯道之興恒必賴之謂天以全壽畀之也非歟蓋君子所貴乎壽者非徒自壽己也爲其能壽天下也能壽斯道

也苟無補於治與道將焉用壽是故凡厥有位孰無治理之責然志存經濟者或奪於位之弗久而趨時固寵者又終其身而無濟於天下之事其何補於治也惟天純佑篤生先生天地忠誠渾厚之氣悉萃之矣其以天下爲己任也越在內服弼亮率下越在外服綏民廸功越在翰苑文章範俗越在邊鎮强藩恬服彛狄懾畏斯固載在史冊昭人耳目天下之所賴以爲治者其在今日撫守南都又能操持其紀綱而鎮撫其百姓天下之根本以固宗社之靈運以培南服以靖四方亦因之以甯矣行將經綸燮理之任屬

之則所以係天下之重者何如也我國家道學之統自薛文清諸大儒出講明正學後先相望斯道之興也久矣自是而明道學者或口談性命之言而身冒貪汙之行或外飾溫厚嚴肅之貌而中藏毒忌闒濁之心或始而卓越峻潔凜不可犯終而喪其所守流於汙下而不羞者則其所學不過欺世之機械釣名之筌蹄耳不知有得於道焉否也先生以純篤之資果確之志蓋自弱冠時即有志性理之學其學之原則以精一爲宗其學之要則以培養夜氣爲本其學之實則見於拾遺意見經緯志樂六經說諸書當其

晩年天又假之以南都清逸之地使得優游暇豫沈潛道眞平生事業至此盡收拾而大成之一時論得道學之正脉者皆以先生爲首稱則所以係斯道之重者何如也是蓋天欲永天下之治於不替故不得不壽先生以久其施天欲啓斯道之傳於不絶故不得不壽先生以要其成而大其所至始而以先生係天下斯道之重故爲天下斯道而壽先生之身終而以天下斯道係於先生之身故必壽先生而藉以壽天下斯道之大則所以畀之者固爲不偶然先生之致治而其道行則有以壽天下之命脉闡學而其道明則有以壽斯道之命脉其所以仰答上天畀壽之心者又豈小補云乎哉士大夫之壽先生者擧忻忻然曰苑翁年雖七十有一然精神凝固丰采爍然步履强健視少年無以異也期頤之域可必至矣以是而壽焉未足以盡之也先生之壽豈猶年數可拘哉天下之治垂之千萬年而無斁則先生之壽與治俱矣斯道之統傳之千萬世而無窮則先生之壽與道俱矣故謂先生之壽爲天下之壽可也爲斯道之壽可也謂天下斯道之壽卽先生之壽亦可也不將與天地同乎故曰天以全壽畀先生盛叨門下旣幸先

生及天下斯道之壽又幸其將來自壽之有地也於是拜手稽首忻躍謹書

壽少湖徐公序

君子之壽當圖不朽之眞而所以壽之者貴有懇懇相勉惓惓相成之義瑣瑣年數之末須視之私皆所不取也世之言壽者不過曰享年有永而已然命稟自然固一定不易年歲自積於人之賢不肖無與焉若以此爲壽則夫籛肆掘巖翁伯張里哆顒寘蠢懷殘秉賊者龐皓威虁不可勝數且多不踰百年耳過此以往卽絕景呑響煙滅無聞雖謂之不壽亦可也

惟夫脩諸已者道德卓犖建諸用者勳業赫耀垂諸後者典謨煒曄則邈無紀極可與天地相終始夫是之謂不朽而壽之所以爲眞也今夫言壽之至者莫天地若然天地之所以爲壽者非謂其形體不毀已也以覆載之德生成之功無聲無臭之教足以父母萬物無窮耳否則亦冥然翕聚之氣塊然凝結之質而已非所以悠久無疆億載不朽者也是故人知壽於年者爲壽而不知壽於理者斯壽之眞知壽於身者爲壽而不知壽於天下者斯壽之大知壽於目前者爲壽而不知壽於身後者斯壽之永非深達始終

之故善權脩短之算者孰能論壽於命數之外而不求壽於年數之間乎恭惟我夫子黃閣元老黑頭相公以年言之似尚未可以壽之者然觀諸所脩爲者所建立者所垂後者半生積累已足垂萬年不朽視世之昏耋罔生無所寄付者脩短之相絶也亦猶蕭艾夕枯之與松柏久茂也榮辱之相背也亦猶衣赭輿臺之與危軒華袞也已不可同年語況由此而進焉其所爲不朽者當益宏遠峻懋謂不可以壽之乎昔丙午歲二三子稱壽於三槐堂嘗記夫子舉晉爲令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其次言壽再令

曰立德要知似德之非立功要知貪功之戒立言要知尚口之窮言壽要知罔生之辱夫德壽之基也功壽之輿也言壽之華也卽樽酒教令之間而不朽之道備矣然三者見其始而未見其終著其端而未究其極則誠門弟子之深懼繼自今上之果能永肩一德不惕威政節以悅俗固寵次之果能以身殉國事專報主建掀揭非常之功次之果能崇正論主國是排邪議黜枝葉有格非反經垂教範世之益終之能居之以恒至老不變不先貞後黷蹈所謂似德貪功尚口罔生之愆則可以輝名崑鼎勒伐金册三者垂

萬年不朽壽即享萬年不窮而瑣瑣年數之末誠不足言矣使或較齡算之短長畧行誼之臧否急一身之利害視天下之治亂若秦越然則已往之行寮於垂成將來之年俱爲虛假斯不善自壽者之爲固知夫子必不爾爲也噫夫子以一身任天下之重則所以圖不朽者不得不持之以有終天以天下之責付於夫子之身則所以壽平格者不得不錫之以有永又何俟門弟子瑣瑣勸勉頌祝之乎哉

苑洛先生志樂序

世之談經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

滅絕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者於天秩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於樂則廢棄不講全德之微風俗之敝恒必由之良可悲夫然律呂與天地相爲終始方其隱而未彰也天既生哲人以作之則於其既晦也天恐任其湮沒已乎闡明之責蓋必有所寄者先生自做秀才時便抱古樂散亡之憂當其歲試藩司聞諸督學虎谷王公云律呂之學今雖失傳然作之者既出於吾人則在人亦無不可知之理特未有好古者究心焉耳先生於是惕然省悟退而博極羣書凡涉於樂者無不參考其好之之

專雖發疽尋愈不知也旣而得其說矣於是有直解之作然作用之實未之悉也自是苦心精思或脫悟於載籍之舊或神會於心得之精或見是於羣非之中若天有以啟其衷者終而觀其深矣於是有志樂之作曰志云者先生自謙之辭也非徒志而已也是故律生聲鐘生律焉遷著之矣而律經聲緯之遞變體十用九之明示則未之及也圖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班固著之矣而管員分方旋宮環轉乘除規圓之圖則未之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子著之矣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

生之互見則未之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矣而以黃鐘祀天神以蕤賓祭地祇以太簇享人鬼一造化之自然以黃鐘一均之備布之於朝廷宮闈實古今之絕唱則又有出乎周禮之外者也宏綱細目一節萬變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爲道盡於是矣志云乎哉其餘先儒世儒之圖論備錄不遺者是固先生與善之心然亦欲學者考見得失焉耳方其始刻之日九鶴飛舞先生之庭者久之識者以爲是書感通所致觀仰秣出聽之說則鶴之來舞也固宜而其得樂之正也此非其明驗矣乎昔人謂黃帝

制律吕與伏羲畫卦大禹敘疇同功然卦疇得程朱數子而始著律吕得先生是書而始明則其功當不在數子下豈曰小補云乎嗚呼太和在成化宇宙間故先生所由生太和在弘治宇宙間故是書所由始太和在嘉靖宇宙間故是書所由成則其作誠不偶然也後之有志於樂者苟能講求而舉行之則太和將在萬世之宇宙而先生之功至是為益大矣然不苦心以求之何以知是書之正不得其說而精之又何以知盛之言不為阿私也哉噫盛不敏雖學之而未能也講求之責深有望於同志君子云

送張龍湖先生拜相序

嘉靖己酉歲春二月我龍湖先生自南都冢宰拜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先是陰雨彌旬可厭迎命之時倏爾澄霽萬里一色若造化有以示其機者士女觀者無智愚大小皆以
朝廷得相為慶天人之交與何昭昭也盛等奔走稱賀先生乃戚然言曰惟予無良承茲大命深貽無窮之憂將焉用賀二三子惑咸相謂曰君子之仕也不得於君則憂不得行其所學則憂不得立大功於天地間則憂乃今三者則俱得之矣不知先生之憂也

何故及退而思之然後喟然歎曰先生之憂其國家之福乎蓋天下之事每成於憂而敗於喜夫喜則縱縱則視天下之事皆易也而忽心生憂則畏畏則視天下之事皆難也而慎心生慎忽之間天下之治亂攸繫甚矣人臣不可一念之不憂也然憂有一己之憂有天下之憂夫憂以一己則其憂也私患得患失將至於終其身而不可解憂以天下則其憂也公雖身膺無窮之慮而天下之至可樂者隨之公私之際憂樂分焉不可不辨也先生自做秀才時已有先憂後樂之志則夫身任天下之責其憂固有所不容已

者況夫事之阻滯難處者又無有紀極乎是故或係天下之根本或係國家之安危或係正學之廢興或係世道之升降或係綱常之脩墜或係風俗之盛衰凡臣子所不忍言者更僕未易數正賈誼所謂可爲痛哭流涕者也此而安常處順則亦可以自樂矣必欲殫智畢力整頓振作使氣運景象一如國初宇宙間不亦難乎則夫其始也以天下之憂爲己之憂其既也以己之憂與天下之憂國者共其終也至於天下無可憂之事而已之憂亦因之以釋是固先生所以行道立功先憂後樂之心而天人之所以交與乎

先生者此也謂非國家之福乎盛等叨門下其憂樂之情常相關故惟述其所以先憂者如此若夫歌詠頌美之辭固有待於天下既樂之後也豈敢預贅左右以啟其矜喜之端哉

集張節婦冊葉詩文序

成天下之事功易立天下之節義難語節義之難者又莫難於婦人之所守夫人固多事功懋峻赫炫照耀一世者然或出於遭際輳合矯激馳術以濟其所為斯固遇之至順凡有中人之才者皆可能之裕如也至於當天下之至變而能氣如雷霆立如山嶽雖

窘辱頓挫生死利害交於前而不可少動則非見足以定守足以確力量足以擔當負荷者鮮不仆矣然又出於一時義氣激發所致初無俟於持久操守之難使歷之以終身又未知不變否也惟夫婦人之守節則撫而幼孤振而先業陰柔之身百責所萃其負荷之難如此內無所藉外無所資煢然獨立狼狽無依其植立之難如此斯須檢點之或疎則羣議紛然而起凜凜焉戒慎避嫌之心自少至老一時不敢少懈則必有聖人之資聖學之功者始足以守之而不渝其操存之難又如此則視丈夫之成事功立節義

者難易何如也是婦人之所守不爲天下之至難者歟臨洮張婦王氏之守節其艱苦萬狀雖不可以盡述然觀諸張子免溪之狀王子渼陂之傳許子少華之表則其負荷其植立其操存又不爲婦人守節中之至難至難者歟其上而
朝廷旌表之下而諸君子歌詠歎賞之固足以彰激勸風俗之典亦足以見亘心不死之機矣然節義在婦人者郡縣俱有之而節義在丈夫者天下固不多見節義之難者婦人盡之無少歉而節義之易者丈夫固反虧之豈非光岳氣分天地山川精粹之氣不萃於男子而盡萃於婦人之身乎無亦
朝廷於忠義者之不奬奸悖者之不誅此天下之所以無懼而勸也乎噫古人之節義少損者後之功業足以贖之今之人不惟節義之埽地又足以壞天下之事古人之同於婦人者已爲可耻今之人其所爲所行反婦人之不如予於此重爲感且媿矣諸君子其毋徒歌詠婦人也乎

記 附雜著

記開煤山

臨洮八十里鎖林峽有煤山二區焉一在峽之西一在地竺寺前先是開者數爲番民所阻有司至不能制予以諫開馬市謫官狄道尋欲開之而不敢專也會庠生張子汝言白於府縣允之委省相陳言往董其事乃番民阻之又如昔予遂借揮使李子節門人李維芳陳恂宋誥親往治之至則先懾之以威次惠之以賞由是煤利以開番民遂服予不喜煤利之開而喜番民之服也

介軒說

介安從生生於吾心之義義又安從始始於在天之利是故本諸心而原諸天非由外鑠者也夫人之所以植綱常弘德業參天地匹聖賢皆賴此以爲之質幹是可苟焉已乎必剛與廉二者合而介始成矣然乖愎以忤物則似介之剛而非剛矯情以駭俗則似介之廉而非廉毫釐千里不可不察也而世之號爲介者乃不求其合於天而求其合於人不求諸吾心而求聲音笑貌之末故能介於外者或不能介於內能介於始者或不能介於終則似介非介不過欺世之機械要寵之筌蹄耳其害介也不旣深乎觀李封君之介自心而身而家而鄉其介之操同自少而壯而老其介之操又同夫固合內外始終而一之者謂之天下之至介非歟則以之名軒也固宜論者猶以封君之介不及於天下惜之然述之者有司寇禹江則天下之頌其介也固有待矣噫不苟和之謂介然介而不和者偏也不苟取之謂介苟有意取名焉雖非貨利亦謂之取矣敢以是足介說之義

跋冀梅軒留朱子語畧後

卜子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仕學一道也但世

之學者皆溺於詞章之末或優而仕也亦利祿而已爾世之仕者皆急於刑名兵賦之圖或優而學也亦技藝而已爾未仕之前其學已如彼旣仕之後其學又如此道學之不明也久矣何幸於梅軒有望乎巽子梅軒方其學也無非身心性命之懿及其仕也無非爲國爲民之要則仕豈世之所謂仕學豈世之所謂學乎其提牢一月袪獄弊恤獄囚疏獄滯嚴獄防罔不竭盡心力或少餘暇則讀書不輟其所讀者又皆身心性命之典於事竣乃以朱子語畧留於秋官別署噫觀提牢之政則梅軒之事可知已觀此書之

留則梅軒之學可知已道學之不明也久矣何幸於梅軒有望乎

望雲思親圖引

人子愛親之心存於中而不可解然後思親之心隨所在而不能忘世之言孝者不過曰含菽繦絮致滋美勤定省秖服厥事而已然朝夕在側固其情之不得不然而少知天性之愛者皆可以爲之易易耳乃若遠從王事時當慕君非眞有愛親之心其孰能不遷且忘乎齊人孫子以儒行充獄椽子以排奸繫獄孫子常侍左右一言及厥母卽垂淚飲泣其憂戚思

慕之情藹如也今既三年矣每言及之其涕泣憂思之情如初予因此一節甚重之鄉友米子華乃原仁傑故事繪望雲思親圖贈之椒山子爲之引曰孫子之愛親如此可謂孝矣然孝之道固有進於此者夫人之一身於親則謂之子於君則謂之臣均之無所逃焉者也然方其事君也鮮有不忘其親及其事親也又鮮有不忘其君者是忠於君而孝衰孝於親而忠廢又焉得謂之忠與孝乎孫子今日之事君旣知所以不忘其親矣則夫他日歸而事親也顧可以忘其君乎其事君而思親也歸而養之孝不可以不篤

矣則夫他日事親而思君也起而宮之忠惡可以不至乎是故孝能忠於君者孝之全也忠能顯其親者孝之大也此愛親之道視諸望雲而思者何如耶噫臣子之事君親惟在乎一心而已心苟在乎君親則鞠躬盡悴固忠也逃跡山林亦忠也舉足不忘固孝也不得已而至於忘之亦孝也不然則致赫烜之業者君子謂之負君聚百順以事者君子亦謂之不肖子況屑屑於聲色之末觀美之具乎孫子歸而質之鄉士大夫其愛親之道諒又必有進於此者當反而告予可也

劉司獄承恩圖引

風雨霜露皆上天生物之仁而雨露之恩爲最渥爵賞刑罰皆人君惠臣之典而爵賞之恩爲尤厚古之人臣雖刑罰之加猶且感其曲成之愛而圖報之恩無窮況夫爵賞之施所以行吾之志而厚吾之生者其報禮之重當何如也世之爲臣者以彌縫爲要位之機械以阿諛爲固寵之筌蹄方日幸其已術之能中豈知其恩惠之在君是故圖報之心輕以疎而盡忠於君者蓋鮮嗚呼臣道之不見於天下也久矣孰謂不敢忘君之恩乃有如司獄劉子乎劉子關中人以儒行起刀筆官於刑曹方予以排奸被杖繫獄適劉子治獄事日侍左右躬湯藥進飲食傍徨奔走於其間故予得僥倖不死者劉子維持保護之功居多甲寅歲以三載考最得膺敕命乃感激繪圖誌不忘焉椒山子爲之引曰爲臣不忠於君凡以不知君恩之重起之也蓋人臣一登仕版則此身已屬於君其宮室服食之美車馬妾御之奉父祖妻子之榮無一而非君惠之所及則恩同於天蓋有如雨露之至渥者苟少思其君之所惠必將以心據君以身殉國匡輔君德弼成王業鞠躬盡悴朝夕不遑矣惟其受君

恩而不知則視君於己若不相屬者欲其盡忠也不亦難乎劉子以承恩繪圖可謂知感君恩而不忘矣然錫予有大小皆人君爵賞之恩官秩有崇卑皆可以盡其職而重其報而司獄民命所係又於報君爲最切則夫仁以宅心廉以律己勤以趨事誠以御物以求仰答君恩之重端於劉子有望焉否則急身圖則汙輕民命則廢事矯激則怪倘煩瑣則迂謂之棄恩負君而所謂繪圖之意亦虛矣噫舒慘竝行者上天生物之常也寵辱迭用者人君御世之權也人臣欲不忘爵賞之恩請自不忘刑罰之恩始

書

與繼律年兄書

承問足見兄爲國之忠樂善之誠弟不當阻抑之以墮其向上之志但愚衷有見其不便者數條請上陳之備採納焉此事部中允行而人皆避事蓋難其人而兄獨勇往任之則爲衆悅服今本部既東高閣而兄欲强行則堂官惡之同僚忌之此不便一也兄爲拯援小弟之故讐家欲害而無由乃今自尋事幹是自居受害之淵藪此不便二也弟訪問宣大將官俱云地方狠狽已極兵馬必難整飭所謂雖有善者無

如之何兄欲任之萬無成功之理昨何道長慨然有開海運之請一無成功人皆笑之此不便三也到彼處行事凡有謀爲又先題請兄自忖當道者果欣而允之乎抑或故阻其所爲乎此不便四也許公之請必欲其駐劄陽和城兄無兵馬之寄一遇有警軍將各守信地遺一空城□或逼圍將何以爲保身家之策此不便五也整飭兵馬責任甚重萬一失事其責當與將領督撫等兄自忖其當道者肯恕兄乎抑必加重於兄乎此不便六也細觀許多之疏蓋恐一時失事兵部叅劾故扯兵部官在內將欲謝擔於兵部

衙門且又云責令容彼提調則若彼之屬官者勢機在彼持握豈得自專行事無事之日受彼提制有事之日替彼頂缸成功難必禍害預知此不便七也夫識時勢者在俊傑此等時勢兄識之久矣而必欲爲此者蓋一念爲國之誠故利害有所不暇顧耳然欲斡天下之事當思其如何下手如何收煞事成如何結果不成落何名目死生雖不計必竟果不徒死否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弟非阻兄忠貞之爲若損友者蓋真見事必不可成故耳況此時兄十分小心迴避猶恐禍及何乃自投禍機乎情出迫切不覺涕泣之

道直述其事詞意不倫幸惟情亮

又

仰讀手教足見兄以天下為己任敬羨敬羨宣太傑天下安危弟豈不知使弟在部必為兄之所為者乃阻抑若此者何蓋以兄處最嫌疑之故耳況老賊報復害人之巧入於至神者乎此弟之所甚慮而知己溺愛迫切之情如何能已此事在他人為之如何不可而在兄為之則甚不可兄才尚有大展時節此時且斂鋒蓄銳俟時可為則轟烈一場勿徒惟盡其心而不計事之成否人皆知致身為忠不知為天下愛

其身尤為忠之大者請兄更思

上徐少湖公論救荒書

某以言得罪宜絕口不言天下之事但聞窮民病苦之狀若割心肺日夜憂思至廢寢食故有欲默而不容忍者而夫子抱能受言之量居能行言之位而某極荷相知又有可言之機甯容隱乎謹陳救荒愚見伏請尊裁城中餓殍死亡滿道人人驚惶似非太平景象夫京師之民各有身役常業何以頓至於死而所死者皆外郡就食之人也蓋原各處司民牧者無救荒之策之心而京師有捨米捨飯減價賣米之惠

故皆聞風而來當其事者又不肯盡心鮮有實惠故每凍餓以至於死是以京師爲溝壑誘外郡之民而墳之也救荒自有均平普徧之政何必煦煦然爲此小惠誘民以至於死乎莫若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作急賑濟然後出給告示諭以本處賑濟之故使各歸鄉里又將所捨之米預支二三十日以爲回家盤費之資則窮民有鄉井飽食之樂京師無死亡道路之慘矣連年豐稔止有此歲之饑一郡之粟自足以供一郡之食特在上者區處之無其道耳官倉之粟可賑濟也亦可價賣也富室之粟可勸借也亦可責令減價糶也蓋官倉除備邊急緊不可動支外其餘有積至數十年將腐者合暫變賣收價到秋易新似爲兩便富室有積粟至千萬石者皆坐索高價以邀重利故米價至於騰踊合依少定價裁抑之又當以禮獎勸借官給以帖到秋償還則米價自可日減窮民自返故鄉矣窮民既無處辦米或賣產傭工止可得錢今乃分分爲等類定爲價數則錢法紛亂而民益病矣夫錢法之行也或朝貴而暮賤或此處用而彼處不用若有神以使之雖市人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可以官法定之乎爲今之計當爲權宜之術不分

等類不問大小俱責令折算通行其價數之多寡任從民便官府不得而與焉則錢法可通而商民俱便矣米價騰踊日甚一日今定爲官價似爲裁抑之術然在京師則有所不能行者蓋各鋪戶之米俱貴價糴買非若外郡富家田內自獲然今定爲輕價彼豈肯折本糶賣且各處販米者一聞價輕孰肯再來外米不肯來內米不肯糶不知其將來至於何如也如定米價亦俟春間販米至者多然後議之北地旣荒全賴南米之來使河道阻滯則來者延遲恐緩不濟事賊盜甚多或搶掠一船則後者聞風孰肯再來今宜行令各河道官使開河之時先放米船行一遇壅塞則遣官夫拽運一若轉運官糧然則米三月終可到矣又行令各處地方官使嚴加巡捕防守護送則販者無失米之憂所來者必多矣南米來者旣多何憂米價之不減乎盜生於貧雖勢所必至然荒年而至於盜起斯亦可憂矣聞各處撫按分付各屬官令且暫寛治盜之法其意懼生變也以故各官於賊盜之獲俱姑息寛縱之此端一開爲盜者衆貧者日至放肆富者日不安生是民之爲盜雖起於年凶亦上之人有以教之耳夫濟荒自有長策未聞教民爲盜

以救之也況漸不可長民不可逞恐隄防一徹紀綱遂壞其變有不可勝言者宜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使遇賊盜仍治之如法則禁盜乃所以止盜而止盜正乃所以救荒也

與少司寇吉陽何公書 何公四札係先生遺筆原集未載

敝鄉人劉大使便曾具小啟想已達左右矣得敕命後即告病山居涵養數年然後出而幹事此弟定志也不意方接文書即有此轉聞命驚惶若有所失以未成之學疎直之性進則有敗壞之凶退則有避事之罪天不成就用之太早幾非在我奈之何哉運曰與一二三相知講求出處之道議論紛紜莫知折衷請爲吾兄陳之或告弟曰方今之世和光同塵可以免禍以予所爲禍定不免與其得罪於人陰受不測之禍孰若出位建白直言時弊死則爲鐵脊之鬼生則爲田野之人以圖不朽以求不忝所生不亦可乎此一說也或告之曰天下之事尚有可爲與其愚直以取重禍莫若上疏自獻收豪傑募死士行邊疆圖方畧相機審勢與口決一死戰以報蒼生殺擄之讐以雪

朝廷城下之恥不亦可乎此一說也或告之曰位卑

而言高罪也力小而任重仆也莫若盡其見在之職不爲出位之思俟權到手得行其志然後斬奸賊之首梟口口之頭不亦可乎此又一說也概此三說證諸本體莫知取舍學問至此莫知究竟萬望尋便速賜指教以爲弟行止依歸甚幸甚幸弟自到家養靜工夫不敢放下其處己接人視前次亦差　非過易州登太甯諸山乳泉諸洞遊覽之暇檢點前後似若少進但一入京師目前世情人物俱見可惡若不可一朝居者極知此是病痛常自覺假然此根終排遣不去不知吾兄將何以教之乎此時此際眞若自

天堂而墜於地獄由仙侶而降爲衆生寅入酉出日幹瑣事回思南都不覺痛哭流涕至忙迫中不及詳告統容謝布不盡

又

遂教渴思非言可盡南遊已久歸來風土反不能習日食麵椒夜臥熱坑痰火盛發遍體熱瘡兩耳壟塞四肢麻本臥床月餘方少愈而家叔病故貧不能塟凡百惟弟承當故臘月赴京之行不果意圖考滿得敕命後即臥病不出未知竟能遂否也自抵家惟居野村春來病少差日與舊會友數十人講舉子業會

文之中因寓性命之談初若不相入邇來則浸浸然動矣敝縣大尹亦時入講一時士風若爲興起弟學綿力薄不能日新良用爲懼也別時分付事弟未入京無以應命今年大事南都士夫俱相慶得人吾兄一生之道德功名皆於此事定之可不慎乎則夫知仁勇三者不可不朝夕體貼也去秋上龍湖翁小啟啟末云有一時之富貴有萬世之事功有目前之榮辱有身後之褒貶不惟以義言之其輕重分明雖以利言之其輕重亦較然可懼也審幾定趨是在老先生歲暮亦以此告少湖翁若爲見則敢不揣僭妄再爲負宰相之望者獻之可乎一代宗道專望吾兄主張不可不憂勤惕勵也同瞻雅會領教無由仙凡懸隔曷勝伸戀

又

別時辱教言諄諄切於骨髓弟以愚疎謀爲拙謬自貽顛躓負教甚深圜土二年仰托雲庇居食如常身心甯靜患難（字缺二）若有所得是前日相講之學乃今日受用之處也所苦者危疑孑立日伍囚徒一點生機不見長進恐終爲鐵脊漢而已便中望賜教萬萬此時此際生死未卜誌表之託兄與淡泉諸之矣不

知肯不負否也有懷如海萬難悉一統惟鑒諒不盡

又

弟足初屈不能伸今夏一場傷寒則全愈矣且身體勁健異於昔日承諸同志周給不惟用度充足且置田百餘畝可以供給無窮本秋入田俱潦獨弟田獲收六七十石人以爲神云是弟坐監反勝做官多矣兩箇犬子一十歲一六歲新開蒙讀書俱聰敏可望賤累輩俱喫齋日誦道經祈弟平安弟禁之不止亦任之而已十歲子已省人事與弟婦經理家務內外嚴肅弟可無外顧之憂謹瑣瑣告說以紓吾兄變弟

之慮老賊千方百計必欲置弟於死賴聖明還有主張今秋朝審賊輩以裕府差人送飯打路之說騰播中外亦聞主上幸聖明不究其事此時弟甚危矣豈惟弟危雖裕府亦恐不利也自大廓老去後弟無憂矣

辭陝西巡按劉取書院帖 辭按院二帖原集未載今補刻

臨洮府狄道縣典史楊繼盛上言職官居首領分在部賤每於吏事之委即趨赴不敢辭況當本院按部肇昌禮取書院教兩府生員夫以卑賤之官付以尊重之任是雖優處之典實篤年誼之情苟非木石自

當知感豈敢遲緩惹罪不便第以學疎行簡旣不足以語師道之尊嚴而事有牽繫於心又有甚不可已者念職之及門受業五十餘人日相切劘情意相孚此時不忍遽離且買山一區造書院數間尚未落成此時功虧未免廢棄又買贍學山地一千六百餘畝一以供給諸生一以教民農桑此時不治未免荒蕪縣舊無社學已買基址尚未脩建儒童三百餘人尚在寺讀書此時中止未免散去其分理縣政尚有數事未曾就緒此時離任未免中廢凡此將成諸務一旦廢棄不無可惜切思臨洮鞏昌皆本院所按屬者也鞏昌有書院臨洮亦有肄業之所必顧取本職離任往教亦不移臨洮生員於鞏昌莫若移鞏昌生員來學於臨洮使職在任兼教則旣得以訓生徒又得以盡官職終其前事似爲兩便瀆冒尊嚴死罪死罪

嘉靖三十一年正月初六日

再上辭帖

職以卑賤之官本不足以當師道之重乃蒙憲牌說取書院教兩府生員職具帖辭不敢直言茲再蒙憲牌提取不得不直陳其情切惟名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孔子取其非名不往庶人名之役則役名之往

見則不見先儒釋以爲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豈非以禮義所在不可往且屈乎夫古之虞人庶人猶知守己之正職官雖卑賤其志肯甘虞庶下哉本院如名之以有司之事則固典史之職也職敢不以分自處乃拒上官之命今名之以教訓生徒則有師道存焉職又安敢不以禮自守乃淪於辱身枉道者之爲苟謂職卑賤無可取也固宜踐踏之不足不當付以師道之重如謂庶幾可以充師任則固賓師之責也未聞欲延師者乃治之以官府套數之常今之師道不立久矣古之師道則可稽也或求諸市井或求諸山林或求諸草茅田野之間故雖古之明王必致敬盡禮後之霸主亦知卑禮厚幣凡以師道尊嚴不可挾勢位以屈之也本院有志書院是志欲行古道者欲行古道乃不能脫勢位之套而挾之憲牌提取若僕隸然一則曰無得遲緩二則曰無得遲緩是以典史名之也夫旣以典史名之職敢不遵朝廷之詔命守典史之官職而乃爲出位之往乎且古之設書院者專以講明道理今爲書院計而挾勢位以延其師則所謂書院者不過利祿之淵藪功名之筌蹄耳其於斯道何所補哉故雖不爲此亦可也

卷二

職赴任以來其處上官僚友不敢一毫僭越今乃若
輿本院抗者非敢固傲取罪蓋位之所在雖不敢踰
而道之所在亦不可苟如以牌而取遵牌而往不惟
取知道之笑其如師道之不立何是職之卑賤不足
惜而師道之不立則深可惜也嗚呼書院盛事也延
師盛舉也本院負其勢欲其入而閉之門卑職守其
道甯喪溝壑而不顧且恨此相遇之所以甚殊而盛
事之所以難成也歟謹將原禮呈納伏乞稽諸理而
恕其狂矜其愚而不錄其罪不致縉紳之笑無貽同
年之羞職無任悚懼之至嘉靖三十一年正月十六
日

獄中與超然書院諸生書

書院諸友文會下昔承雅愛隨具謝言想已達矣年
來學業如何幸勿蹉跎也有懷不盡外獄中作數十
首附覽然予之志亦見於此矣

祭文

祭煤山文 係先生犾道遺筆原集未載

惟山有自然之利而人不知取山靈其熱中久矣昔
知取矣未及於民而復塞山靈其抱恨久矣今特祭
告復開使山之利得以利夫民而遠邇之民得以享

山之利而今而後山靈其將以自慰耶亦或復自秘耶而使利及於無窮不止於一時已耶固知山靈之心必自慰而不自秘使利及於無窮而不止於一時已也

祭太孺人耿母母氏文

嗚呼痛哉天道不齊有如是哉以太孺人之植德幽貞宜享年有永以太孺人之相夫柔順宜偕老百年以太孺人之教子有成又宜膺其誥封而享其報玆回理之必然者也乃壽止五旬有一竟爾先逝而不少待耶天地間或然之數能幾何太孺人乃逝遺其

變耶仁者弗壽良可恨焉相夫罔終良可悼焉教子未封良可痛焉此太孺人之所以可哀也然人而有子是謂不死子孫繩繩無窮是卽已壽之無窮也況子而有敬菴在孰謂太孺人之享年不有永耶妻之於夫在盡其相之之道而已太孺人之治家教子俱有成績則相夫之道已盡是雖五十有一而百年事業固已畢矣孰謂太孺人之相夫未偕老耶我國家之推恩也不以亡而或間則夫人之沾恩也不待生而亦榮太孺人之存雖未有寵命之封而太孺人之没將不日膺誥命之贈又孰謂其教子之未享其報

耶是蓋或然之中而自有必然者在太孺人在天之靈獨不可以自慰也哉盛等里閈雅誼休戚攸同俱宦江南尤其關情者覩太孺人之可慰雖具切夫景仰屬望之私憫太孺人之可哀實不勝其痛哭流涕之㤀謹陳芻奠聊表微忱靈其有知洋洋來鑒尚饗

祭馬南川父文

唯靈性樸質茂德懿行醇摛光戢景抱璞含眞不學而通不仕而崇不術而壽不疾而終嗚呼猗福籛壽桂子竹孫萬事已足不生而存某繫圖土舉世踽踽惟公憂惻遺問旁午自公之死孰爲知音西望悵然

涕淚沾巾乃爲之歌曰松雪慘慘兮悲風烈薤露淅淅兮芳草歇甯山寂寂兮寒烟滅易水泠泠兮波聲咽郊原茫茫兮玄廬結松楸蒼蒼兮若木折追悼哲人兮腸欲絕何時生芻兮奠短碣

祭商少峯文

嗚呼人臣策名於朝此身卽爲君之所有而所以欲盡人臣之職者則惟以致身爲極幸而在官鞠躬盡悴歿於王事者固所以盡其職不幸而下獄窘辱困苦死於桎梏者亦所以盡其職也今公雖死於獄謂之非歿於王事不可此身得致於君則臣職已盡人

道已畢謂之非沒甯不可亦何恨耶而一念憂國之心固將凝結於衷而萬年不朽則天地神人之所以共痛且惜者也況某等患難相與休戚相關幸翁之存猶懸赤幟之望感翁之死益輕再生之身其慟哭悲悼之情當何如哉謹陳薄奠尚其來饗

祭易州楊五文

嗚呼論友於三代之上當取諸搢紳休采之烈論友於三代之下當求諸山林草澤農圃工賈之間蓋君子小人之迭爲隱見每隨時勢之盛衰而正人君子之相與惟取其義氣孚固要不當必以區區之勢位

拘也自予登第除南銓始識西泉於賀客中時然猶以爲特豁達磊落人耳及予以諫阻馬市被罰遠謫雖骨肉至親亦惡其後於家而拙於官樂其死而幸其不歸也西泉乃慰嘉禮送之意又殷於初則其相與之情已出尋常萬萬去年春予以狂直排奸被杖繫獄其際誠危矣平昔指天論心者懼禍之及已則遠絕之不暇同時交遊者疾名之勝己則非毀之惟恐其不足而素以義氣著聞豪傑自負者恨言之侵己且售計投石要功洩憤於權奸之門其孰與我乎西泉乃三視獄中通問不絕其徬徨拯恤之意又殷

於初雖齷齪庸瑣輩惕以重禍不恤也則與人交遊之善視世之以勢位相與者其情之厚薄爲何如哉西泉之行誼在鄉曲聞望在遐邇固難以盡述然郎此一節則其立心制行當於三代以上人物中求之矣視世之縉紳貴顯隨時異情者其人之賢不肖爲何如哉二月初載攜乃郎慇懃視問握手交語傾倒肺肝相别無幾訃音頓至噫不棄我於患難如西泉者幾人而又奪之俾孤我於患難之中嗚呼痛哉西泉之正人君子使見用於世必能糾合善類不相背負可以同心共道克濟時艱縱死於無位使假之以年必能表厲鄉邑寬鄙敦薄共挽時俗而躋之三代之上可幾也乃竟奄然而逝老天何戕善人之酷如是耶世之生理已絶宜速死而倖免何限乃濫及正人君子如西泉者老天何福善禍淫之不公如是耶毋乃西泉命嗇適遭或然之數爾耶抑西泉古直不善媚天爾耶凡此數者皆不可曉狂直粗性甚爲不平恨欲飛步太虛親問老天死果錯謬乞使生還更舉宜速死而倖免者代之庶可爲作善作惡者勸且警也嗚呼哀哉尚饗